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館同建總賜名為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一

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為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翼詒謀錄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賔退錄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祕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竒其文聽於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二

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諧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銳意群
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
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
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
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
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已下及
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院每修前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三

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
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
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
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老學菴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凡躬
承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
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
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
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玉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人如黃秦鼂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四

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入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錄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蒙求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

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退朝錄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五

麟臺故事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六

袤以高宗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湧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太學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宗以書庫迫隘易其隣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爐亭元豐三年增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宮城南門外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金貞祐間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

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鎡張瓌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七

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八

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晏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矣

聖宋掇遺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為太學式至今著為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九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圖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並從王者制度

畫墁錄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祕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塵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

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
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
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
隣幾雜誌 胡瑗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錄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

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
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
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廂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
文廂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蓮池尚有壁水遺意
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
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
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
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
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墨林快事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云再拜新儀瞻魯望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一

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於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正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

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二

考古類編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內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俟殿試下等俟省試崇寧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徧天下於是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立學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

之服習道藝科條甚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頤詣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主教事神宗尤銳意儒學遂顛用三學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

皇朝政略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三

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錄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祕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已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祖宗魯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勳業亦避之也

窓間記聞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四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

塵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囹圄空虛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耶

愧郊錄 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五

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四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曾祖顥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遣毫髮不遺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宋史 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

謂其笑比黃河清

無黃河清
笑河容故以甚難澄
其笑比黃河之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閻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稗類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隣幾雜志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裡外悉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六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咎居潤而晉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一統志 呂夷簡真宗時權知開封府為治嚴辨有聲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

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押書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傲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七

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祥符縣治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溝池引北浚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城內宣化坊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邱門外路東宋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西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浚儀縣為祥符縣金季兵燬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明洪武初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為望三千戶已上為緊二千戶已上為上千戶已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稽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階板諸郡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鵠

紺珠閒錄 縣治門樓唐制為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八

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即鼓角樓也

貴耳集 熙陵書戒石銘賜郡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用蜀檣杌中所載孟昶文也文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後經熙陵表出詞簡理盡遂成王言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然

群碎錄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九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

異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檇杙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熙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爾俸爾祿四句頒行郡縣刻石置於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謂之戒石至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復頒黃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座右

明太祖則命立於甬云天有鑄公鑒國有明三字以為警戒

都廂

謹以中刑罰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

其先

差使臣並罷

凡民有鬪訟事輕者得以決遣

從知開封府韓維之請

九

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

舊來四廂使仍舊留以備諸般差遣

存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尋罷紹聖元年復置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二十